



捎來美善的飛鳥

康添旺

的感悟創作

文／白雪蘭 圖／林宗興



▲ 跨越清淨時空

遠離塵囂隱居在大溪大漢溪旁的藝術家康添旺，每天生活規律單純：畫畫、游泳、健身房做運動，他的作品從心裡出發，畫出自己充滿生命力及融入的佛法信念，藉臺灣的景物為圖像語言，表達寧靜致遠的心境。

學院派與現代藝術交會

1946年出生於苗栗竹南的康添旺，父

親經營刻印與文具店，並精於篆刻，耳濡目染下他從小亦擅於書法，高二暑假隨意畫些花鳥畫，被當時在師大任教的三姊發現，三姊認為他頗具繪畫天份，因此安排他到美術系教授李石樵的畫室學素描，期望他可以進入師大美術系就讀。短短2個月的練習，當他返回學校時，作品令美術老師對他刮目相看，高中畢業後他順利考取師大美術系。康添旺在師大的學習，親

炙許多大師人物，他最崇拜的是李石樵教授，李教授的畫作構圖嚴謹，對美術史有充實的了解，其他有廖繼春、林玉山、黃君璧等等名師授課。黃君璧先生要求學生到戶外看樹寫生，康添旺覺得幫助很大。除了學院的教育，他躬逢戰後臺灣現代繪畫運動的興起，所以他與東方、五月畫會的成員如蕭勤、李錫奇、吳昊相當熟稔，對李仲生更是景仰，同學之間談論的是超

現實主義，對達利 (Salvador Dali) 等畫家更為瘋狂。

遠赴西班牙

來自竹南鄉下的康添旺，對於藝術有很大的熱情與夢想。1969年從師大美術系畢業後，先擔任國中美術老師，之後接受天主教神父的協助，於1972年到西班牙馬德里準備研讀碩士，帶著家裡給他



準備些許的經費，下決心為藝術闖天下。然當他進入馬德里大學以後，認為學校的教育方式並不能滿足他，他說：「一來當年馬德里大學他們的教法和技術，我覺得我在師大所學已經超越他們，二來我去美術館看畢卡索和艾爾格雷哥的作品，覺得他們是天才，自己再如何努力也是很難達到的境界，所以沒有堅持畫下去。」，因此1974年他帶著妻兒轉到巴塞隆納，為了討生活而開設中國餐廳，雖然日子十分忙碌壓力很大，但卻能夠有所積蓄，滿足他在歐洲各地旅遊參觀美術館的願望。

開中國餐廳累積些財富，但這畢竟不是他的人生目標，為尋求更好的發展，舉家移居紐約，然紐約的環境沒有讓他留下來，再轉到洛杉磯開日常用品店營生。這期間他離開學院，但對現代美術熱情不減，經常去參觀美術館，對當代藝術與美術館的運作有新的觀念。

返台從事藝術行政

1979年他在洛杉磯經營的商店生意不甚順利，在西班牙居留時父親過世，也未能回臺奔喪，心繫家鄉的他，在洛杉磯看到雲門舞集表演的「薪傳」曲目，感動之際喚起他返鄉服務的念頭。離鄉已經10年，異邦生活雖新奇，但畢竟辛酸多於快樂。1982年他回到臺灣，先在文建會（今

文化部）工作，後任職於甫開館臺灣第一座現代美術館—臺北市立美術館，擔任展覽組長。於是他大力推展現代美術，在美術館設置「現代藝術新展望展」與「現代雕塑大展」，以徵件比賽方式挖掘臺灣藝術人才。當時社會缺少展出現代藝術的空間，北美館的場地讓臺灣的現代藝術、裝置藝術有所發揮而進一步能蓬勃發展，康添旺無疑是幕後推手之一。數年後因緣際會他又回文建會擔任組長，規劃九九峰國際藝術村，但因遭逢921大地震，九九峰走山使藝術村計畫停擺，之後他轉任為臺北國際藝術村副執行長，一直致力於國際間藝術家的交流活動，努力想把臺灣的藝術推向國際，但終究許多理念與當局者無法磨合只好退職。

退休後心轉境轉

前10年在海外打拼事業，遍看各地現代美術館，後10年在臺灣致力藝術行政，有所發揮也有所失落，2002年康添旺辭職回到家中深思生命的價值，無意間看電視聆聽法師講經說法，聽到學佛就是要「看破」、「放下」，找到本來面目，不執著一切法相，才是真正大智慧。他頓時豁然開朗：人如果能拋開煩惱，放下自我判斷，自我成見，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，就能找回本來面目，也就是清淨的本性。幾經反

省沉澱，心逐漸平靜，想想過去不斷推廣藝術，但自己最熱愛最擅長究竟是什麼？也就是本來面目是什麼？

有一天他提起畫筆，把自己的情感訴諸畫布，想要呈現平和靜謐的心境。經過14年了，這期間他鮮少與外界社交，他想要的是找回自己本來面目，而更希望透過作品，分享給大家一心的轉變才是斷絕煩惱真正的源頭。當漸漸平靜想要表達內心感悟時，康添旺開始和臺灣的山水對話，憶起過去蘊育他的這塊土地似乎親切又陌生，現在可以擁抱她、了解她。當時他住淡水，日日遠眺觀音山，所以就從觀音山為題材開始創作，並且走訪踏遍國內各地山水。

野生花草的生命力

在淡水住了數年，2006年康添旺搬到三峽臺北大學附近居住，開啓了他新的創作靈感，爬山與騎腳踏車是他的健身運動，走在山路上，他常看到大漢溪乾涸的河床與群聚的溪石，溪邊長滿野薑花；登鳶山步道時，路邊不被人注意的紫背鴨拓草、鳳仙花、牽牛花、姑婆芋，都散發出強盛的生命力向他招手，石縫中、崖壁上隨處生長，這些野生草花如同臺灣民間的生命力，蓬勃強韌。鳳仙花顏色變化多端，一年四季都可開花，超強生命力每天只要2、3小時的日照，就能生長。姑婆芋



▲ 2016 康添旺攝於作品之前

常見於鄉間的樹蔭下，有心型葉片與紅色漿果，生命力極強不容易剷除，紫背鴨拓草葉長卵形，葉面平滑銀灰色，有金屬般光澤，中肋與葉緣、葉背為紫紅色，繁殖很快。康添旺決定以它們為畫中的圖像符號，因為它們如臺灣人般生存力強，這就是康添旺要歌頌的對象。

回想自己當年不論在西班牙或美國，在異域中求生存，也是要有強韌的意志力才能活下去，他心中讚嘆這些幽徑旁不被重視的野生花草，於是將它們成為畫面的主角，佛法說：「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



▲ 快樂生命樹林

來」，萬物都是生命，世間最有價值的莫過於生命，而這些野生花草最能詮釋生命的意義，因為它們可以絕處逢生，堅忍不拔。一開始他畫一大片的姑婆芋，或是一大片的野薑花，雖是單一的植物，卻是臺灣鄉間最常見的景象。

靈石的冥想

接觸佛法以後，他領悟「人生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世間沒有恆常不變的事物，也為自己的人生歷程有了合理的解釋，於是拋開過去的不順心，積極的創作。康添旺從野柳千年的女王石頭發想，認為石頭有其自身的生命歷程，人的生命比石頭短，而看不到她的整個的生命過程，女王頭原

本不是女王頭的樣子，經歷千年風和水侵蝕，成為女王頭像，再往後的百年也許斷裂倒塌，就不成女王頭，不再是我們看到的形象。

於是他畫中的石頭逐漸人形化，因為石頭也像人一樣有演進歷程，把石頭畫成像打坐的人，人打坐不動就像磐石一樣。又石頭上面纏繞著野草藤蔓，每個人都有習氣束縛而失去本來面目，順著自己的習氣行事說是個性如此，習氣綁住人的思想，掩蓋人的真性，如石頭上的藤草束縛了自我。

佛家所謂本來面目就是佛性、無我的自在、解脫的境域。人難免帶著面具在世間過活而不快樂，畫中花草包紮了不同的人形石頭，也網住不同的內心，往正面思

考，他想野生花草可以賦予石頭新的生命，每一塊人形石頭若有花草生命，應該如同人被灌注法水，將開出智慧的花朵，人形石頭被姑婆芋、紫背鴨拓草與鳳仙花圍繞，將是生氣盎然的永生生命。

之後他透過人形石頭來表達堅定的自性，融合周邊野生的花草樹木，呈現充滿堅韌生命與智慧擴展，花開繽紛的冥想世界。

十年磨一劍的個展

康添旺自職場退下來，10年來累積2、3百件作品，2013年獲國家文藝基金會補助而在藝術畫廊舉行個展，展覽以「臺灣情·菩提心」為名，他藉畫畫來潛心修行，畫面的元素造型樹石擬人化，而景物以臺灣的風土為主題，如野柳、樂山、花東的溪流，在在表現對臺灣土地的情感。

隔年藝術銀行成立，康添旺的作品連續3年獲藝術銀行典藏，他很愉悅地表示：「藝術銀行成立3年，我的作品也被典藏3年，所以大家很有可能在機場或公共空間看到我的作品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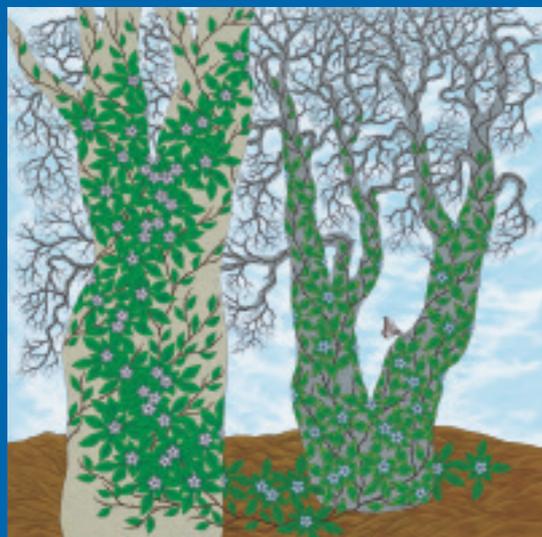
擬人化的圖像語言

結束個展後，2014年到2016年間，康添旺更聚焦於自己的圖像語言，樹木、石頭為主要的元素，野生花草仍延續以往

以姑婆芋以及野薑花和鳳仙花、牽牛花與紫背鴨拓草為主角，樹木與石頭以人形為造型，而且是跳舞的人形，因為人跳舞是最快樂的。如「快樂生命樹林」，樹形描寫成人的姿態，樹枝如人體內的血管，有交錯綿密複雜的形狀。石頭以人打坐或烏龜造型穩如磐石於畫面上，石頭上面佈滿了野生花草。畫面通常是樹木與石頭的對話。如作品「涵綠對語」，在右邊前景有一棵大樹，左邊有一顆人形的石頭，上面長滿粉紅色鳳仙花，大樹和石頭似乎在對話。前景的地面上有紫背鴨拓草覆蓋成片，大樹挺立，樹枝像人的雙手伸展，蝴蝶停息於上，小鳥銜來藤草像是捎來消息。每一隻小鳥，每一片葉子，每一朵花，每一隻蝴蝶，每一根樹枝，都圖案化了，大



▲ 涵綠對語



▲ 淨樹孤蝶



▲ 戲說鳥語



▲ 陽明繙擎天

小一致，顏色一樣。又以「淨樹孤蝶」作品為例，兩棵樹前後並置，右邊的樹像是人體腰部以下兩腿的倒立，前面的樹像是女性的身體的倒立。右邊的樹以淡紫色的鳳仙花圍繞，左邊的則是有粉紅色的鳳仙花佈滿，兩樹的位置形成空間，一隻蝴蝶為大地帶來生氣，傳播宇宙生命的訊息。

「戲說鳥語」圖中在平台上有2個石頭上面佈滿了紫色鳳仙花，石頭旁邊有紫背鴨拓草，還有姑婆芋翠綠的葉片與紅色漿果點綴其中，當中加了4隻小鳥，小鳥銜著藤草，非常愉悅舞動翅膀。小鳥的眼睛都以紅色的小花來表示，這是為了畫面上的色彩組合需要。

康添旺說：「我畫裡面的動物只有三種，第一是小鳥、第二是蝴蝶、第三是蝸牛，小鳥和蝴蝶，都是傳播者，在現實世界裡，牠們也擔任傳播花粉散播種子的功能。在我的畫裡，他們可以傳播訊息，能將美善的訊息傳播給大眾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。」。「飛越春曉」當中有11隻蝴蝶穿梭其間，姿態大同小異。都是棲息在花葉中。在最頂端有一隻小鳥銜著藤草飛過山，這是典型的傳播訊息者。

蝸牛則是代表樂康添旺自己，因為蝸牛非常脆弱，人何嘗不也脆弱。蝸牛隨便被人踩到就會結束了生命，但牠總是有毅力慢慢地爬，終究還是會達到牠的目的地。不論在樹上的一隻蝴蝶，空中的一隻小鳥，雖然都是圖案式畫法，卻有濃濃的人情味，當中蘊含一些哲學觀

念來構成創作。

鳳仙花的葉子形狀像音符，象徵快樂的歌曲。因為萬法唯心造，心美看一切都美，心裡快樂看見別人也都快樂，心裡快樂所以看到葉子、小鳥、蝴蝶，也都成為令人快樂的音符。「陽明繙擎天」的小鳥拉起一朵由葉藤形成的雲，飄過陽明山的擎天崗，山與草地的筆觸正是我們所見過擎天崗的景象。

勾勒線條與中間色

技法上康添旺以線條為畫作的主要表現技法，如作品「飛越春曉」，右邊有藍色的野薑花葉，新綠的挺拔的姑婆芋散落畫中，每一片心形葉子都是正面朝上，點綴著紅色的漿果。紫背鴨拓草一片一片



▲ 飛越春曉

整齊的排列著，也都以正面的方向對著觀眾。加白色成淺藍色中間色的山脈，以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方式來勾勒石頭，沒有陰陽面，純粹都是線條的分割。在線條邊緣染上色彩，把線條覆蓋成更細，等細的線條是如此費心費時去完成的。又如「林中的蝴蝶與蝸牛」作品，樹幹的樹皮如春蠶吐絲的線描法，具有古典中國的表現，樹木的樹葉是同等大小一筆一筆堆疊出來，背景米白線條如小草，也是一筆一筆的重複，這需很專注很有韻律地去構成。裝飾性的圖案給人工整重複的美感，看不出情緒起伏而是平靜理性地完成寧靜的畫面。因為使用壓克力顏料作畫，上色要上7、8遍以上，才會有某種厚度的質感，所以也需要極大的耐心去上色。他每天在相同時間做規律的事，也以同樣的心境去完成一幅一幅的作品。他笑著說：「這也是養生之道」。

思考性的圖像

「虛與實」和「實與虛」是兩件同樣的人形石頭的作品，石上纏著密密的野草花，兩件人形可形成對看的角度，也可看成同一個人形，不同色彩的創作原意是在闡述虛與實的觀念，即所謂「真空妙有」。淺色的人形在深色的背景



中，好像是穿透的一個洞，像是沒有存在但其實存在；深色的人形在淺色背景中，因為光線的錯覺，看起來是實體存在，但不一定存在。其實有（實）和沒有（虛）是一樣，這也說明眼睛沒看到的不一定沒有，眼睛看到的也會消失成沒有。

「三朵雲的訊息」作品中所畫的樹，不同過去青翠，呈現枯枝狀態只有些許嫩芽，咖啡色系的石頭上面有白雲，雲的形狀像是小鳥或像蝴蝶，因為枯樹需要雨水滋潤，所以天空上的雲將會變成雨，來滋潤樹木成長。畫面以咖啡色與灰白色為主，大部分都是中間色，畫面不鮮豔，深色有一種沉重的感覺，這種用色美學和佛法強調慈悲、溫和、縮小自己是一致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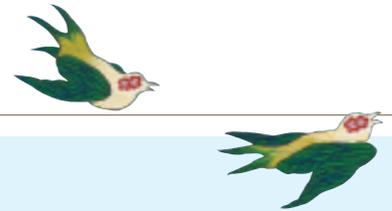
草藤線條是圖像的靈魂

2014年所完成的「傾聽蝸語」，一大片綠色的底色中有淺綠色的小草，蝸牛牽起一條樹藤，形成一條優美曲線是蝸牛走過的途徑串連出的圖像，又如「飛舞月世界」作品，七隻小鳥所牽出來的輕盈線條，就是畫中的靈魂。在樹木與石頭佈局穩定後，依賴小鳥或蝴蝶所拉出來細細的藤草串連空間，彎曲的線條飄動的感覺，好像五線譜，這線可以創造空間，也連起圖像的關係，畫面的成功與否，這個線條有著關鍵性的地位，恰當的位置是畫面中的靈魂。

視畫畫為修行

康添旺作品中的樹木樹皮上以細膩的線條表現質感，背景的空間也以相同的筆觸重複的畫出肌理，需要極大的耐心與時間。這些細膩的線條，是先畫下去之後，再用淺色的顏料將它兩邊掩蓋修成非常細的線條，而不是一筆畫出來的線條，其實每一片葉子的勾勒也都是用這樣的方法，畫畫時就像在修行一樣，做著同樣重複的動作，必須以無比的耐心去完成，每當描寫這些花草樹木時，康添旺說他的心便安住在畫每一片葉子，每一朵花，情緒是平靜的，心中沒有進度的壓力，雖然每天只能完成有限的畫幅，就像修行一樣，時間的累積，就能成就一切。

一個畫家最重要的是不斷進步，進步的動力從何而來？康添旺認為一定要能夠定而生慧，他說：「我在作畫過程，心中深處知道自己在作畫，專心一念在當下，別無他念，日積月累，由定而生慧，明瞭心是一切的根源，雖然我的外形看不出太大改變，但我的心是滿足喜悅的，我的作品就是想要傳達這份眼睛所能看到之外的意象，能以心印心的無形卻存在的感染力。」，或許他像蝸牛般進展很慢，但是一直在向前不重覆不因襲，這才是創作的意義。對他而言畫畫不是在畫理論，或任何主義，而是把自己畫出來，畫出自己的真如本性，而本性就是宇宙萬物的道理。源



▲ 虛與實



▲ 實與虛



▲ 傾聽蝸語